

八士辯
新論
傳習則言
正學編
太極後圖說
陰陽管見
心齋約言
宵練匣
人譜



傳
習
則
言

王守仁 著

中
華
書
局

傳習則言

明 餘姚王守仁伯安著

徐愛問文中子、韓退之、陽明子曰：退之文人之雄耳，文中子賢儒也。後人徒以文詞之故，推尊退之，其實退之去文中子遠甚。愛問：何以有擬經之失？陽明子曰：擬經恐未可盡非，且說後世儒者著述之意，與擬經如何？愛曰：世儒著述，近名之意不無。然期以明道，擬經純若爲名。陽明子曰：著述以明道，亦何效法？愛曰：孔子刪述六經以明道也。陽明子曰：然則擬經獨非效法孔子乎？愛曰：著述卽于道有所發明，擬經似徒擬其迹，恐于道無補。陽明子曰：子以明道者，使其反朴還淳，而見諸行事之實乎？抑將美其言詞，而徒以譎譎于世也？天下之大亂，由虛文勝，而實行衰也。使道明于天下，則六經不必述，刪述六經，孔子不得已也。自伏羲畫卦，至于文王、周公，其間言易如連山、歸藏之屬，紛紛然蓋不知其幾。易道大亂，孔子以天下好文之風日盛，知其說之將無紀極，于是取文王、周公之說而贊之，以爲惟此爲得其宗。于是紛紛之說盡廢，而天下之言易者始一。書、詩、禮、樂、春秋皆然。書自典謨以後，詩自二南以降，如九丘、八索、一切淫哇逸蕩之詞，又不知其幾千百篇。禮樂之名物度數，至是亦不可勝窮。孔子皆刪削而述正之，然後其說始廢。如書、詩、禮、樂中，孔子何嘗加一語？今之禮記，皆後儒附會而成，已非孔子之舊。至於春秋，雖稱孔子作之，其實皆魯史舊文，所謂筆者，筆其舊，所謂削者，削其繁，是有減無增。孔子述六經，懼繁文之亂天下，

惟簡之而不得。使天下務去其文。以求其實。非以文教之也。春秋以後。繁文益盛。天下益亂。始皇焚書得罪。是出于私意。又不合焚六經。若當時志在明道。其諸反經叛理之說。悉取而焚之。亦正暗合刪述之意。自秦漢以降。文又日盛。若欲盡去之。斷不能去。只宜取法孔子。錄其近是者。而表章之。則其諸恠悖之說。亦宜漸漸自廢。不知文中子當時擬經之意如何。某切深有取于其事。以爲聖人復起。不能易也。

愛曰。春秋一經。若無左傳。恐亦難曉。陽明子曰。春秋必待傳而後明。是歇後謎語矣。左傳多是魯史舊文。若春秋須此而後明。孔子何必削之。愛曰。伊川亦云。傳是案。經是斷。如書弑某君。伐某國。若不明其事。恐亦難斷。陽明子曰。伊川此言。恐亦是相沿世儒之說。未得聖人作經之意。如書弑君。卽弑君便是罪。征伐當自天子出。書伐國。卽伐國便是罪。何必更問其詳。聖人述六經。只是要正人心。存天理。去人欲。問立志。陽明子曰。只念念要存天理。卽是立志。能不忘乎此。久則自然心中凝聚。猶道家所謂結聖胎也。此天理之念常存。馴至于美。大聖神亦只從此一念存養擴充去耳。

問世道日降。太古時氣象如何。復見得。陽明子曰。一日便是一元。人平旦時起坐。未與物接。此心清明景象。便如在伏羲時遊一般。

問顏子沒而聖學亡。此語不能無疑。陽明子曰。見聖道之全者。惟顏子。觀喟然一嘆可見。其謂夫子循循然善誘人。博我以文。約我以禮。是見破後如此說。博文約禮如何。是善誘人。學者須思之道之全體。聖人亦難語人。須是學者自修自悟。顏子雖欲從之。末由也已。卽文王望道未見意。望道未見。乃是真見。顏子

沒而聖學之正派遂不盡傳矣。

蔡希淵問聖人可學而至。然伯夷、伊尹於孔子才力終不同。同謂之聖者安在。陽明子曰：聖人之所以爲聖，只是其心純乎天理，而無人欲之雜。猶精金之所以爲精，但以其成色足而無銅鉛之雜也。人到純乎天理方是聖。金到色足方是精。然聖人之才力，亦有大小不同。猶金之分兩有輕重。堯、舜猶萬鎰，文王、孔子猶九千鎰，禹、湯、武王猶七八千鎰，伯夷、伊尹猶四五千鎰。才力不同，而純乎天理則同。皆可謂之聖人。猶分兩雖不同，而足色則同。皆可謂之精金。以五千鎰者而入于萬鎰之中，其足色同也。以夷、尹而廁之堯、孔之間，其純乎天理同也。蓋所以爲精金者在足色，而不在分兩。所以爲聖者在純乎天理，而不在才力也。故雖凡人而肯爲學，使此心純乎天理，則亦可爲聖人。猶一兩之金，比之萬鎰，分兩雖懸絕，而其到足色處，可以無媿。故曰：人皆可以爲堯、舜者，以此。學者學聖人，不過去人欲而存天理耳。猶鍊金而求其足色，金之成色所爭不多，則鍛鍊之工省而功易成。成色愈下，則鍛鍊愈難。人之氣質清濁粹駁，有中人以上，中人以下。其于道有生知安行，學知利行。其下者必須人一己百，人十己千，及其成功則一。後世不知作聖之本是純乎天理，卻專去知識才能上求聖人，以爲聖人無所不知，無所不能。我須是將聖人許多知識才能，逐一理會始得。故不務去天理上著工夫，徒弊精竭力，從冊子上鑽研，名物上考察，形迹上比擬，知識愈廣，而人欲愈滋；才力愈多，而天理愈蔽。正如見人有萬鎰精金，不務鍛鍊成色，求無媿于彼之精純，而乃妄希分兩，務同彼之萬鎰。錫鉛銅鐵，雜然而投，分兩愈墮，而成色愈下。既其稍末，無復有金。

矣。又曰。吾輩減得一分人欲。便復一分天理。

崇一問。尋常意思多忙。有事固忙。無事亦忙。何也。陽明子曰。天地氣機。元無一息之停。然有箇主宰。故不先不後。不急不緩。雖千變萬化。而主宰常定。人得此而生。若主宰定時。與天運一般不息。雖酬酢萬變。常是從容自在。所謂天君泰然。百體從令。若無主宰。便只是這氣奔放。如何不忙。

陽明子曰。爲學大病在好名。名與實對。務實之心重一分。則務名之心輕一分。全是務實之心。卽全無務名之心。若務實之心。如飢之求食。渴之求飲。安得更更有工夫好名。又曰。疾沒世而名不稱。稱字去聲。讀亦聲。聞過情。君子恥之之意。實不稱名。生猶可補。沒則無及矣。四五十而無聞。是不聞道。非無聲聞也。種樹者必培其根。種德者必養其心。欲樹之長。必于始生時。刪其繁枝。欲德之盛。必于始學時。去夫外好。如外好詩文。則精神日漸漏泄。在詩文上去。凡百外好皆然。又曰。我此論學。是無中生有的工夫。諸公須要信得及。只是立志。學者一念爲善之志。如樹之種。但勿助勿忘。只管培植將去。自然日夜滋長。生氣日完。枝葉日茂。樹初生時。便抽繁枝。亦須刊落。然後根幹能大。初學時亦然。故立志貴專一。蕭惠問死生之道。陽明子曰。知晝夜卽知死生。問晝夜之道。曰。知晝則知夜。曰。晝亦有所不知乎。陽明子曰。汝能知晝。憊憊而興。蠶蠶而食。行不著。習不察。終日昏昏。只是夢晝。惟息有養。瞬有存。此心惺惺明明。天理無一息間斷。才是能知晝。這便是天德。便是通乎晝夜之道。而知更有甚麼死生。人者。天地萬物之心也。心者。天地萬物之主也。心卽天。言心則天地萬物皆舉之矣。

心之良知是謂聖。聖人之學。惟是致此良知而已。自然而致之者。聖人也。勉然而致之者。賢人也。自蔽自昧而不肯致之者。愚不肖者也。

致知二字。乃是孔門正法眼藏。知此者。方謂之知道。得此者。方謂之有德。異此而學。卽謂之異端。離此而說。卽謂之邪說。迷此而行。卽謂之冥行。

行之明覺精察處。卽是知。知之真切篤實處。卽是行。若行而不能精察明覺。卽是冥行。卽是學而不思則罔。所以必須說箇知。知而不能真切篤實。卽是妄想。卽是思而不學則殆。所以必須說箇行。又曰。知行原是兩箇字。說一箇工夫。

精一之精。以理言。精神之精。以氣言。理者氣之條理。氣者理之運用。無條理則不能運用。無運用則亦無以見其所謂條理者矣。精則精。精則明。精則一。精則神。精則誠。一則精。一則明。一則神。一則誠。原非有二事也。但後世儒者之說。與養生之說。各滯于一偏。是以不相爲用耳。

氣弱多病之人。但遺棄聲名。清心寡慾。一意聖賢之學。戒謹不睹。恐懼不聞。則神住氣住。精住。而所謂長生久視之說。亦在其中矣。

樂是心之本體。雖不同于七情之樂。而亦不外于七情之樂。

衆方囂然。我獨淵默。中心融融。自有真樂。是蓋出乎塵埃之外。而與造物者遊也。

勿以無過爲聖賢之高。而以改過爲聖賢之學。勿以其有所未至者爲聖賢之諱。而以其常懷不滿者爲